**——基础档案——**

【代号】 洋流

【性别】 女

【战斗经验】 没有战斗经验

【出身地】 伊比利亚

【生日】 2月21日

【种族】 未公开

【身高】 173cm

【矿石病感染情况】

参照医学检测报告，确认为非感染者。

**——综合体检测试——**

【物理强度】普通

【战场机动】标准

【生理耐受】卓越

【战术规划】优良

【战斗技巧】缺陷

【源石技艺适应性】缺陷

**——客观履历——**

洋流，竖琴手，流浪于伊比利亚沿海地带。愚人号事件中接触罗德岛，现由凯尔希女士接洽，作为医疗部客座干员暂时驻留本舰。

**——临床诊断分析——**

造影检测结果显示，该干员体内脏器轮廓清晰，未见异常阴影，循环系统内源石颗粒检测未见异常，无矿石病感染迹象，现阶段可确认为非矿石病感染者。

【体细胞与源石融合率】0.00%

洋流没有被源石感染的迹象。

【血液源石结晶密度】0.00u/L

一天天给我看这些离谱数据，我现在看到什么都见怪不怪了，你们这些人现在就算一个个排排站在我面前伸出胳膊来让我抽一管子血我也绝对、绝对……绝……啊——凯、凯尔希我什么都没干！

——医疗干员□□□

**——档案资料——**

【照片】

彩色照片里记录着干员洋流的背影。身披某种未知织物所制的头纱和裙摆，即使在照片中也能随着观察角度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整体以淡蓝绿色为主，分布有强度不均匀的闪烁颗粒。据洋流本人所言，这种织物的灵感来源为大陆北部的一种神秘的天相，名为“极光”。

一般人似乎无法通过任何方式看清洋流的面容。即使拍出照片，双目紧紧凝视着那张面孔；明明你知道她微笑着，知道她是干员洋流，也无法让她那张变幻莫测的脸在你的记忆中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就像是月光在沙岸上留下的印痕，白浪拂过，便如无人曾造访一般，只留一脸懊恼之色的你留在原处。而不论是在那无边的月色下，还是在罗德岛本舰的走廊里，她似乎都能如无声的潮水般融入所处的环境里。待你发现时，潮水已然没过你的脚跟。

真那么想找她的话，去食堂甜品窗口蹲守就行了啊。 —— 某路过的干员

【信物】

一只雪白的海螺，在月光的照耀下会闪烁细小的银光，仿佛承托起了一地散落的繁星，螺口靠近耳畔会漫起海浪的轻响，会让你隐约回想起某处很远很远，已永远无法再归去的故乡。

【回忆】

这是一段属于洋流的久远回忆，太久太久，以至久到也许她自己都不再清晰地记得。那时她尚未长眠，大海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安静而乏味的居所。日复一日在海中游荡的她却无意间被岸上的某种奇妙的声响所吸引。原来，海中孕育的生灵已然走上陆地，在那里创造了无数有趣的事物。她靠近岸边，只见在浪所能触及的沙岸尽头的不远处，有一位衣着破烂的女孩，她的肩上靠着一件巨大的造物，她在海中从未见过。那座巨大的三角有着水一般流淌的身姿，无数线条如星雨，从器具的上部垂下。只见女孩轻轻拨动琴弦，一声悠然的响动散开，化为千万海水颗粒在岸边相互碰撞的奏音，一瞬间便牢牢抓住了洋流的心灵。此后每一日的黄昏，当夕阳把海面染成鎏金的颜色，洋流都会按时来到这片海岸，出席这场乐音曼妙动人的演奏，可她却从未想过走上海岸与女孩见面。

直到有一天，女孩站在海边，本就衣不蔽体的她身上的衣着愈发残破。不知为何，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始她的演奏，而是将自己的琴一点点向沙滩的深处推去，直到潮水能够刚刚没过琴脚为止。她用自己沾满尘土的手背抹了抹眼角溢出的泪水，向无人的大海深深鞠了一躬，随后便脚步一深一浅地离开了这片海岸。她没有说话，但洋流知道她把她最爱的乐器托付给了自己。从此，这把琴便从未离开洋流身畔。

【权限记录】

洋流，现认定为“神明”，由凯尔希女士接洽，与博士密切合作，作为特邀干员任职于罗德岛医疗部。她作为神明，司掌海洋。或者说，曾经司掌海洋。据洋流称，过去的海洋是一处远比现在温柔美丽的场所，是孕育一切生命的摇篮。对这一观点，凯尔希女士与博士均表示认可且并未作过多解释。现如今海洋已被海嗣占领，受与之相关的“大静谧”之影响，临海国家伊比利亚如今已若风中残烛已是不争的事实，相关信息真伪也暂时无可确认。而这份“真相”的力量也许会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全人类联合抗击海嗣的事件发生时发挥作用。

洋流因海嗣泛滥而失去力量沉睡已久，“盐封城”事件后，方才从海中苏醒并走上大地，此后便一直在伊比利亚海岸线作为竖琴手游荡。直至愚人号事件，其苏醒被凯尔希女士所察觉，随后便在其邀请下加入罗德岛医疗部。

【后勤记录】

“我坚持提议让后勤部门为食堂增设甜品窗口，下午供应，谁同意谁反对！”洋流坚定地说，眼看着身边举起几只娇小的手，她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反对。”真理放下手中的侦探小说，扶了扶眼镜，一本正经地说，“全天供应才对，还应该提供红茶与固定的茶话会区域。”

“还……还要给泡普卡念故事书……”泡普卡战战巍巍地说。

“那就由我来给泡普卡念书吧。”铃兰红着脸提议道。

“你们要办读书会吗，记得算我一个，”路过的干员山端着餐盘停下了脚步，黑白相间的尾巴在空中摇摆，似乎对这个提议颇感兴趣，“我还可以准备一份我的特别推荐书单给大家。”

“我坚决反对。”芙蓉愤然起立，“本来食堂的窗口在膳食营养搭配上就失衡的离谱，不提供我的健康餐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还要提供甜品？干员洋流，你到底有没有身为医疗部的一员的自知之明？”

在他们身后忙碌的后勤干员暗自抹了把汗。洋流在这些天里坚持提交了无数份甜品窗口的申请，都被芙蓉一一驳回了。眼下洋流正好在食堂和芙蓉撞见，于是决定非把这件事拎清楚不可。

没等洋流吱声，真理却先开了口，她带着一股满不在乎的预期，吐出来的话却无比尖锐：“干员芙蓉，甜品能不能损害身体健康暂且不论，健康餐，能损害多少心理健康我想你心里多少应该清楚吧。”

像是被戳到了痛处，芙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读书会的话，没了甜品和红茶总会感觉少了些什么。”山摸了摸下巴，一本正经地说。

“泡普卡……泡普卡也想吃蛋糕……”听到芙蓉的话，泡普卡的眼里顿时盈满了泪水，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芙蓉姐姐，要是适度适量的话，偶尔吃一次甜品也没什么坏处吧。而且洋流是想和大家一起办茶话会才提出这个要求的，她也是为了大家好呀。”铃兰也面露难色，似乎她也打心底里希望茶话会能落成。

芙蓉没想到这次要面对这么多人的反对，一时间脸更红了，“那……那既然大家都想……”

于是从此以往，罗德岛食堂多了一个固定的下午茶环节，阅读分享、同好交流，应有尽有。至于洋流，曾经她在海中向来是孤身一人，而如今的她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走上陆地，就像婴儿终将脱离她的摇篮。

【外勤记录】

今夜大海浪静风平。

艾丽妮是第一次与干员洋流一起执行外勤任务。她们没有点燃篝火，面前唯一的照明用具是艾丽妮平日里从不离手的提灯。此刻她的提灯依旧发出温和但坚定的光，照亮了两人的面庞。艾丽妮看见洋流笑盈盈地看着她，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

即使在怪人云集的医疗部，洋流也是其中最为神秘的存在。艾丽妮知道“洋流”这个代号是某种和大海相关的……术语？可是她不了解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战斗时，洋流就站在她身后不远处，她似乎能看见一段绸带轻轻缠绕上她手臂的创口，好像海面倒映着无月的星空轻轻淌过她的皮肤又飘向远处。回过神来那种感觉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同她受的伤也一同被带走了。

艾丽妮想说点什么，她环顾四周，不远处海浪不息地拍打着沙岸，没有月亮，星空浸在水中，被海浪反复洗刷，显得越发璀璨，“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大海。”

话刚出口她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言，作为伊比利亚未来的审判官，她的一生注定都要与大海抗争，怎能说出这等话语。可看着笑容更甚的洋流，不知何故艾丽妮也没再说下去。

“想看看大海原本的面貌吗？”

艾丽妮愣住了。

她不明白什么叫大海“原本的面貌”。她所知晓的大海，不论呼啸还是静谧，都渴望吞噬一切。如果这不是大海的原貌，那她一直以来所面对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只见她双手抱向空中：那似乎是某种施术的手势，空气中开始凝结出无数细小的水珠，并向她的周身汇聚而来。艾丽妮在其他干员那里见过这件乐器，那似乎是一架竖琴。洋流将琴身靠在肩上，双手交替，轻拨琴弦。随着琴音漫向四周，本就安静的大海似乎像是沉沉睡去一般，最细小的浪花也悄然消失了。琴声渐急，艾丽妮的提灯居然也起了反应，光芒随着渐入佳境的乐曲愈发耀眼起来。以她们为圆心，周围的海面开始升起点点荧光，而天空中更有道道旖旎的蓝绿色丝带盘旋着飘摇而下，绕着艾丽妮的提灯缓缓旋转，令她分不清是天空中垂下极光，还是极光飘上夜空。

“大海是摇篮，她能包容一切，也能孕育一切。”洋流笑了笑，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琴声渐歇，却又仿佛在湿润的海风中驻留，片刻过后才随着那光点与丝带一同散去。

“为什么……”

“我知道你有很多想问的，小小的鸟儿，”洋流将食指置于唇边，“我做的只不过是把你心中的那份坚定的信念引了出来而已。”’

“相信有朝一日，我能看到海洋在你手中得到拯救。”

【晋升记录】

此记录为XX年X月X日，罗德岛本舰在航行过程中遭遇超大型突发式天灾，罗德岛高层要求所有在舰人员前往舰体负一层避难所时，舰桥摄像机拍摄下了一段有关干员洋流的秘密影像记录。洋流作为海洋之神的身份事关重大，且她的能力尚处在恢复期，与其真实身份相关的任何信息都应被列为最高权限访问记录，仅允许极少数相关人员与罗德岛高层查阅。

身份确认：博士。允许播放影像。

洋流站在舰桥的最高处，望向远处扑面而来的风暴云。狂风大作，可她的神情依旧从容不迫，好像这只是她的又一次稀松平常的演奏。与莱塔尼亚的术士不同，她从来不需要做工精良的实体乐器，水便是她最亲密的伙伴。她将那架水凝成的竖琴靠在肩上，开始拨动琴弦，每拨动一次，远处的风暴旋转的速度就慢下一分。她甚至没有演奏任何一首曲子，仅仅是一段渐渐爬升的音阶，可随着音渐渐游走至高处，那团来势汹汹的风暴也渐渐静止了下来。空气中闪闪发光的源石结晶肉眼可见，可是它们不再躁动，没有风，一切都静止了下来，只剩那空寂的琴声，似乎在抚平大地的愤怒。

“博士，我只能为你争取一些时间，剩下的，就看工程部的大家了。”

影像结束。

【语音记录】

任命助理：

即便运筹帷幄如你也需要有人帮忙处理工作？好吧，看起来我以前确实不该逞强。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吗？先说好，比起工作我还是更喜欢点心和红茶。

交谈1：

虽然，作为医疗干员，化解长期熬夜、久坐不起所带来的身体损伤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不过我觉得您多少还是该去岛上四处逛逛，就当是视察干员生活状况，好吗？

交谈2：

什么？叫我少吃点甜食？我作为医疗干员怎么可能不懂这些。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适量啊适量，这样吧，要不这块蛋糕我分你一点，吃了你就懂我啦。

交谈3：

为什么用竖琴？琴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我的术不需要这种物理媒介，发出声音也只是因为水在震动而已。只是依稀记得，在我尚未睡去的那些日子里，或者在我的梦的深处，曾经听到过这种琴的音色，澄澈、安宁，令人不再想要醒来。

信赖提升后交谈1（提升信赖至50）：

悄悄告诉你，有许多东西是我上岸之后方才知晓的。比如这些各式各样的“甜品”……唉，我以前从来不知道食物还能如此美味，如此甜蜜！什么？你说如果我喜欢，可以叫后勤干员教我如何制作？

信赖提升后交谈2（提升信赖至100）：

长眠之前，我甚少离开海洋。如今我看到这片大地上的苦难远甚于过去，这种伤痛不仅是身体上的：体表的原石结晶固然令人绝望，精神上的崩溃又能由谁来疗愈？可又有谁有余力去在乎这些呢，水流的抚慰往往无微不至，但却无法逾越肉体与精神的天堑，可悲，可叹。

信赖提升后交谈3（提升信赖至150）：

你说，如今风雨飘摇的伊比利亚，仅有审判庭在对抗大海？就是那位时刻手持提灯与剑的黎博利女孩？我在舰桥上见过她。我喜欢她眼睛里的火，唯有这种火才能驱散一切迷雾，即使她尚且年轻。不过小小年纪就要扛起如此重担，只希望她不要被如今的海潮淹没。

信赖提升后交谈4（提升信赖至200）：

海洋是万物的摇篮，如今这一点大概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了吧。博士，我知道你很特别，如今的大地上的一切都与我在过去的认识不同，可唯独你不一样，你的身上有过去的大海遗留的气味，就像一首挽歌。我从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但也许凭借你的力量……

晋升后交谈1（提升至精英化1阶后查看）：

过去的我甚少离开海洋。我并不关心大陆的繁荣，也没有意识到深海的异状。也许我是在逃避，逃避应当由我扼杀在摇篮的灾祸。当我意识到我的错误时，一切都已为时已晚。

晋升后交谈2（提升至精英化2阶后查看）

当我醒来，支起身子踏上海岸，一串湿润的足迹留在我身后，面前荒败的小镇让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一切生灵都在我的臂弯中孕育，而后走向大地，走向繁荣。但我无法容忍纷争与剥削在我的孩子间出现，我无法容忍苦难肆意倾轧生命的价值。博士，你我理念相仿。

精英化1阶晋升：

晋升？我可担负不起与这样的荣誉相应的责任。什么？你说可以获得更多甜点配额？！

精英化2阶晋升：

不知多久以前，海嗣在我的臂弯中诞生，随后我陷入长眠。现在我因深海猎人而醒来，博士，你愿助我将大海变回原貌吗？

闲置：

愿海潮能抚平你梦中的伤痛。

干员报道：

医疗干员洋流，这么说，您得到我的直接调遣权限了？正好，我也一直想见见您，能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就像洋流一样。

观看作战记录：

不论何时何地，流血的纷争总是一样枯燥。血终究是水，是水最终就要回归海洋。

编入队伍：

只要能感知到洋流的存在，就不会有人走散。

任命队长：

我更习惯待在幕后，不过也罢。

行动出发：

即使远离大海，洋流依旧与你同在。

行动开始：

做好准备，这里不似大海那般温柔。

选中干员1：

潮水为我预见了你的指示。

选中干员2：

海风为我送来了你的呼唤。

部署1：

有些干燥，不过是个好位置。

部署2：

我有时会想起遥远的大海，不过没问题。

作战1：

海风将带走你的哀思。

作战2：

浪花将抚平你的伤痛。

作战3：

潮水将抹去你的存在。

作战4：

大海将消融一切纷争。

四星结束行动：

你果然如我所料，难道一切当真都在你的掌控之下？选择跟随你确实是最正确的决定。

三星结束行动：

精彩的行动，相信有朝一日，你将平定这陆地上的一切纷争。

非三星结束行动：

放轻松，大海是如此的宽广，对于残余的敌人，她就是另一处牢笼。

行动失败：

博士，我来断后。相信我，这一次我不会再逃避。

戳一戳：

什么？点心时间到了？

信赖触摸：

想听我浅奏一曲？小事。不过下次，我们还是去海边吧。